

她现在在带孩子。

《新民周刊》：带孩子的话可能会影响她演艺方面的工作，她自己会有想法吗？

向佐：她还是会工作，只是可能比以前少一点，没那么频繁。总得要一个主力在工作，一个人在带孩子。我觉得孩子完全交给保姆会少很多父母的关爱，她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才作了这个决定。而且这四五年走过来，她带得很好，孩子们都很乖，心地很善良。孩子们是我很大的福气。

《新民周刊》：现在当了父亲以后，在抚养孩子方面有什么心得？

向佐：心得就是把钱交给老婆，然后存好他们将来需要用的钱，规划好大概需要多少。一般老婆都会规划好，或者向太也会帮忙规划。我努力一点，应该可以的。

《新民周刊》：你和太太郭碧婷一起做了很多慈善活动。

向佐：我们一直在做，只是没有刻意去讲。疫情时期我们捐赠的口罩，有署我的名字，也有没署的。因为当时每个人最多只能捐100万个，其实我跑了好几个国家，凑的数量不止100万，所以有些没有写名字。在内地捐了1万个，中国香港那边有50万个，大概是这样。我一个人去了俄罗斯、印度、泰国，在中国香港本地也筹集，因为当时很急

右图：向佐郭碧婷在尼泊尔。



需要嘛。那时候一个口罩要四元多钱，非常紧俏。

我们家族在潮汕、陆丰等地建立一些公益学校，是以我父亲或我爷爷的名义建的，父母交代我要把这些学校都管理好，继续支持他们。

《新民周刊》：怎么会在尼泊尔捐助医院中转站的？

向佐：当然国内的慈善事业我也一直关注，同时，我也是“壹基金”的经理和大使，我也是林顺潮发起的“亮睛工程”的“亮睛大使”，深圳著名眼科医生林顺潮每周日都会免费给几十位老人做白内障手术，很多明星都支持他，我也是其中之一。

尼泊尔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还面临严重天灾。有一次我在香港遇到一个朋友，他放弃了美国身份，想回尼泊尔帮助他们，我很感动，就去了尼泊尔一趟。那边真是非常偏远，要从

加德满都坐飞机，再坐七个小时的车，中途还会遇到断路。我们走山路，那边没有电，政府会给你一个太阳能板，家里只有一个灯泡和两床被子，什么都没有，就这么贫困。

那里没有诊所，更不要说医院。摔坏脚都没有人能救你。当地女性一般活不过五六十岁，因为她们十三四岁就怀孕，每人都生很多孩子，没有任何生活或医学常识。

我和碧婷一起去了当地，很受触动，我们帮他们盖了一家小型医院，后期已发展成中型医院，起码能保命，大病可以送去大医院处理，孩子可以打疫苗，女性可以安全生育。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捐钱做公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中国的，还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有需要，又在我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我都会去做。■